

探寻西华盘古女娲创世文化(六)

盘古女娲经歌：从远古走来

□ 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 记者 董雪丹 李伟 张猛 姬慧洋 文/图



女娲城里担经挑

“开天辟地是盘古，女娲老母造的咱。要问那是啥时候，那可早得没有边。无天无地无世界，没日没月没时间……”走到西华县葛堆镇思都岗女娲城景区门口，就听到音箱里传出欢快的节奏，望过去，远远地看到身穿鲜艳衣裤的表演者随着节奏摆动着身体，带动着花篮，口中还跟着节奏吟唱着。

这一天是1月17日，腊月初一。这一天，大雾迷漫，我们采访组从周口到西华，没能走高速。可是这一天，我们在上午九点多到达时，盘古女娲创世文化广场上已经聚集了许多商贩，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从景区大门到补天殿50米长的路上，有三队担经挑的表演队伍在表演。前来祭拜的香客有的从旁边穿行，有的驻足观看。

我们也停下脚步，看着眼前的舞蹈，听着欢快的歌唱：“恁知为啥叫不周，不周就是不圆满。因为上天缺一块，多少万年没长圆。盘古身死心不死，变成天神住上边。他知女娲有神通，他知女娲会补天。等待一天天圆满，去掉不周变中山。中皇大山立中原，中皇大山不一般……”

仔细听，仔细品，发现这些词句具有诗的意境、经的内涵、歌的韵律，这就是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被称为创世文化“活化石”的经歌。

盘古女娲经歌是流传于西华县一带的民间歌谣，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采，以盘古女娲为主要歌颂对象。这些独具地方特色的歌谣，传女不传男，千百年来一直在西华民间女人口中传唱。

担着经挑唱家传

55岁的王华荣是思都岗村村民，她也是村里经挑队的灵魂人物。“西华人都是女娲娘娘的后代，俺们世代都敬她爱她。俺奶奶的奶奶就会唱经歌，她唱着经歌哄俺奶奶长大，而俺也在俺奶奶的经歌声中度过了童年时光。”谈起

经歌的传承，王华荣笑得很灿烂。交谈了几句，音乐响起，王华荣回到队伍中舞动起来。“吃罢饭，喝罢汤，今天俺去思都岗。女娲城里香火旺，人山人海闹泱泱。女娲娘娘传佳话，祖祖辈辈接着唱……”音箱里播放的经歌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周边的观众有的也跟着哼唱。

一曲结束，王华荣的额头上出了一层薄汗。“担着经挑跳上一段，心情舒畅，身体轻松，感觉好得很。”王华荣笑着说，“俺姨今年80多岁了，她被儿子接到平顶山居住。有一次俺去看她，她留俺多住几天，俺想着还得回来编排新的经挑动作，就没答应，谁知道老太太生气地说：‘俺从小就会担经挑，还有啥俺不知道的，来，咱俩跳一段。’俺俩俩就在她家客厅里比划起来。俺嫂子说：‘只要你一来，俺娘就高兴。’”

看到记者采访王华荣，一旁的队员们说起了王华荣的儿媳张楠。“张楠是个大学生，普通话说得好，现在在俺们镇上教中学历史。景区里经常会来一些外地香客，俺们这些人唱唱经歌还行，但是不会说普通话，做导游就差点儿劲了。景区里需要人讲解的时候，只要张楠没课，她就来义务做导游。这一大家子有意思，从华荣的姨到华荣再到儿媳张楠，她们一家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宣传着盘古女娲创世文化。”

热衷创新为传承

在担经挑队伍里，来自崑山山子头村的花担队伍格外引人注目，大红的花担在一片黄色传统经挑里显得十分出挑。整个花担队伍由3名鼓乐手、2名持伞人和12名挑着花担表演的香客组成。48岁的赵霞是花担的发明人，也是花担队伍里年龄最小、资历最老的人。“我是山子头的媳妇，嫁到这里后没几年正好赶上村里组织经挑队宣传盘古女娲创世文化，我一听说就赶紧报了名。那时候我才30多岁，经挑队一般都是老年人组建的，村里人都称我是‘老婆儿们的妇女主任’。”说到这里，赵霞

开怀大笑。

近距离观察花担，记者发现这个花担其实就是传统经挑的改良版。它在原有经挑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半月形的钢制架，钢制架上密密麻麻扎着装饰用的花朵，肩膀挑起的部分依旧选用的是扁担，扁担用大红色绸布包裹着。在扁担上打几个孔，通过螺丝将钢制架和扁担固定在一起，花担下端悬挂花篮，整副花担约七八斤重。赵霞所在的担经挑队伍有30人之多，每次外出表演，因为花担的独特和新颖美观，使得这12人的花担表演名额格外抢手，队员们都能挑上花担表演为荣。

“老辈人教我们学唱经歌，不仅仅是因为它好唱好学，更因为老辈人让我们学会传承，传承女娲娘娘吃苦耐劳的美德，传承盘古祖神甘愿奉献的精神。他们还教导世人应该向善正直，要做个好人，我们这些盘古祖神、女娲娘娘的后人更应该听话，做个好人，多做善事，让社会更加安定祥和。”赵霞说，“在传承方式上，我想我们可以多搞点创新，不仅仅采用担经挑的形式，还可以用豫剧、曲剧等形式表演经歌，还可以组织腰鼓队、鼓乐队宣传盘古女娲创世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传承。”

坠子书传唱经典

43岁的王言文的西华县红花镇水洼王行政村的村民，他是王氏坠子书的第五代传人。他是抱着简板、拉着坠胡，在父辈的坠子书中长大的。他演出的道具很简单：两块简板，一把坠胡，一个脚梆。但要用四肢同时使用这些器具，再加上半说半唱的表演、丰富的面部表情、抑扬顿挫的声音，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这些都难不倒王言文，只见他坐在椅子上，左手持胡置于左腿之上，右手大拇指和食指间握板，无名指和小指夹住弓，右腿小腿绑着脚梆，说唱的节奏和乐器配合得恰到好处，再加上声音和表情的渲染，把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讲得精彩动人，赢得了阵阵掌声。

“我是西华县人，是女娲娘娘的后人，同时我也是王氏坠子书的传承人，很多关于盘古女娲的创世神话刻在我的脑海里。有时候去外地演出，两段书中间我都会加上几分钟的盘古女娲创世神话，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盘古女娲，也想让我的后代用坠子书的形式把这种文化传承下去。”王言文说。

54岁的王丽华和王东强是夫妻，也来自西华县红花镇。在表演坠子书时，王丽华负责手持简板说唱，王东强手持坠胡、腿梆脚梆负责配乐。他们配合默契的表演在一段坠胡声中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讲一段女娲娘娘抅土造人的故事……”王丽华在一片叫好声中，报上说唱的故事。“坠子书是一种传统的曲艺表演形式，经典桥段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去开封求学，学唱坠子书。坠子书可以表演几分钟、几十分钟甚至几天。我们的身份是农民，偶尔也会给流动舞台帮帮忙，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会给观众说上一小段盘古女娲创世的神话故事，把这些老辈人世代相传的故事、经歌传唱下去。”

醉心经歌忙整理

经歌通俗易懂，容易传唱，除了老辈人口口相传外，还有一些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民间搜寻整理已经濒临失传的经歌，他们为经歌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

64岁的李长住是思都岗村的普通村民，因为生在女娲城、长在女娲城，听着奶奶的经歌长大，耳濡目染，所以他对盘古祖神、女娲娘娘的敬仰虔诚而炽烈。1980年，他意识到随着老辈人的离世，一些经歌会因为没有整理传承而丢失。他和李学贤、李志军成立了盘古女娲创世文化研讨小组。他们在田间地头找到能唱经歌的老人，一字一句记下老人所唱词句；他们走家串巷，走访有文化、能记录的老人，询问神话故事和传说。他们曾经为了得到一位老私塾先生的手稿，多次拜访，最终用诚心打动了老先生。老先生弥留之际，将珍贵的手稿留给了他们。在这份手稿中，明确记载了1900年时女娲陵的布置情况，讲述了与女娲城、盘古山等有关的神话故事，期间还记录了几首经歌。目前，李长住和他的伙伴们已经完成了近百首经歌的收集整理，他们表示只要能走动，还将继续走访和记录。

古老文化的现代传播

去年11月25日，世界易经大会分会场设立在西华县思都岗村，西华县的优秀儿女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了一场盘古女娲创世文化的饕餮盛宴。在民俗节目展演中，开天鼓盘播响了西华儿女的激情，担经挑担出了新花样，身穿汉服的青年男女齐声高诵《盘古女娲颂》……

近日，中国盘古女娲文化研究中心联合河南广播电视台推出2018年西华县网络春晚的征集令。届时将会有与盘古女娲创世文化相关的节目被搬上网络平台，通过直播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盘古女娲创世文化。

中国盘古女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耿宝山《盘古与女娲经歌篇》一书搜集整理了在西华流传的131首经歌，可分为创世经、治世经、救世经、劝世经、功德经等。这些经歌内容丰富，内涵深广，充分反映了当地民众对盘古女娲的深厚感情，反映了盘古女娲文化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有学者说，民间信仰是盘古女娲经歌的根基，这批经歌是一笔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62岁的赵凤林，自己可以唱百十段经歌。她说，大多是听老辈人传唱的，也有个别的做了改动。听，她在唱：“盘古这里开天地，女娲造人传佳话。造出人类多齐整，男女平等各一半。没有盘古和女娲，哪有天地哪有咱？滴水之恩涌泉报，来到娲城拜祖先……”

看着唱起来就自带光芒的赵凤林，想到那些用各种形式传唱经歌的人，他们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坚守，让人感觉到经歌已经成为这里人们生活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关系到他们的人生选择、身心健康、喜怒哀乐……

有了前人世世代代的传唱，这些经歌从远古走来，有了今人的执着传承，这些经歌又向未来走去。①2



老母鸡，小银行

王天瑞

鸡，有谁不知道鸡哩？在农村，作为家庭副业，哪家哪户没有饲养过三五成群的鸡哩！可以说，鸡是农家饲养的最普通、最普遍、最普及的一种家禽。鸡，有谁与鸡没有联系哩？你我他经常吃鸡蛋、吃鸡肉、喝鸡汤，这不就是与鸡最紧密的联系吗？

在古代，没有报时钟，人们就用日落日上进行计时。以日落作为一天的结束，以天亮作为一天的开始，而何时天亮呢？就用公鸡报晓来判定。人们之所以信赖公鸡，是因为公鸡勤奋、负责，报时准确，从不出现差错。古人说，公鸡“守夜不失时”。这样，公鸡就成了人们的报时钟。即使在白天，公鸡也是一个小时鸣叫一次。你看那大公鸡，鸡叫时雄视而立，引颈昂首，英姿勃勃，宛若一位勇士，恰似一位英雄。尤其早晨那一声鸣叫，划破黎明的宁静，令世界为之振奋。

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歌颂鸡、赞扬鸡，为后人留下难以计数的文章和诗篇。《诗经·郑风·风雨》中曰：“风雨潇潇，鸡鸣胶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意思是说：“风雨急骤，鸡叫咯咯……风雨昏暗，鸡叫不停……”明朝唐寅在《画鸡》中曰：“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

黄村人心底实诚，说话实在，办实事落。至今，人们每当讲起“除小鸡”的事，仍然感到自豪。“除小鸡”，就是刚开春的时候，卖鸡雏的小商贩挑着两个竹编的大箩筐，走村串寨吆喝着“除小鸡”。如果有谁家要买小鸡，他暂不收钱，而是先把账记在本子上，到秋天等鸡孵蛋了，再来收钱。并郑重声明，公鸡半数钱，鸡死了不要钱。三大娘每当讲起“除小鸡”，就眉飞色舞。年轻人问，除小鸡的人到秋天不认账怎么办？三大娘说，咱村可没有那样的人，要真有人胆敢不认账，大家还不把他的脊梁骨捣烂啊！

三大娘是位公认的养鸡能手，即使小鸡刚出壳，她就能断定是公鸡或是母鸡。当卖小鸡的把箩筐摆在社屋门口的时候，全村一片欢腾。箩筐里的小鸡，像鹅黄色的绒绒球，叽叽喳喳地叫唤着、拥挤着，煞是惹人喜爱。虽然首先围上来的是孩子们，但真正买小鸡的主力军却是妇女们。她们簇拥着三大娘挤过来，争先恐后让她为自己挑选小鸡。有的要母鸡，有的要公鸡，有的要母鸡也要公鸡。三大娘就一个接一个地满足要求。只见三大娘观察一阵儿，看哪只小鸡叫得响亮、跳得欢实、挤得

活跃，便把它抓过来，再看看头，再看看冠子，再看看眼睛，再看看爪子，再看看屁股门儿，就断定是公鸡或是母鸡。当挑选够数后，让买主去记账，拿回家喂养。这样，买家卖家无不欢欢喜喜。

有人来问三大娘，他家的母鸡好丢蛋怎么办？家里有个丢蛋鸡，怎能不生气哩，这鸡不是白养了吗！三大娘说，或是鸡窝里不平坦，软草少，母鸡觉得不舒服；或是鸡窝周围不安静，母鸡受到了惊吓；或是鸡窝不隐蔽，门口无遮挡，母鸡害羞……这几条，看看你家的母鸡属于哪一条，然后采取对策。

还有人来问三大娘，母鸡抱窝怎么办？其实，母鸡抱窝是母鸡繁殖的本能。在炎热夏天，抱窝母鸡停止下蛋，恋巢不出，时间长的能持续两个月，严重影响产蛋。三大娘说，要把抱窝母鸡催醒，可用运动刺激法，迫使母鸡运动；可用凉水浸泡法，让母鸡站在凉水里，降低体温；或在早晚各灌一小勺醋，灌个三四天；或用风油精涂擦鸡冠子，每日三次，两天即可。

谁也不可能料到，历史竟和鸡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民们从事农业外的养殖活动，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属于必须“割掉”之列。当然，养鸡卖蛋这条“资本主义尾巴”也被“割掉了”。不过，鸡少蛋也少，鸡没了蛋也没了，城镇居民吃什么？上级革委会又转头向农民“派蛋”，一口人一年必须上交二斤鸡蛋，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随之，养鸡卖蛋就成了社会主义尾巴，属于应该撕起的尾巴。于是，灰溜溜的鸡们又陡然趾高气扬。大公鸡叫起来了“喔喔喔——”老母鸡唱起来了“咯嗒咯嗒——”

命运坎坷的社员们虽然成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但很多人家手里却没有一分钱。试想，居家过日子能不买点油盐酱醋吗？亲朋好友往来能不买点烟酒糖茶吗？家人头痛脑热能不买点药片药丸吗？孩子上学读书能不买点笔墨纸张吗？上哪弄钱哩？当鸡尾巴又撕起来的时候，农民们才算沐浴了春风和光明。很多人家，很多时候，老母鸡刚刚走进窝，小孩子就趴在鸡窝门口等着，鸡蛋一下来，还热乎乎哩，就立马收起来向大人报喜。而大人却喜不起来，千头万绪的事情都等着这个鸡蛋哩？怪不得，人们戏称“老母鸡，小银行”。

如今，日子好了，农民富了，老母鸡也胜利地光荣地完成了“小银行”的伟大使命。②8



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繁荣发展周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周口文化

投稿邮箱: zkwzhzk@126.com

新闻热线: 0394-8599519



民国时期的同学录

葛志红

民国时期私塾教育衰败，新式教育逐渐发展起来，学生的思想、理念也在悄然变化，同学录也随之盛行。从小学、中学，到师范学校，逢毕业季，很多学校会制作一本精美细致的同学录，详其姓氏里居，联络感情，以志不忘。

同学录，顾名思义，是记录班级、集体中同学或同乡的家庭地址、联系方式、个性语言等，以达到方便联系，同学之间相互了解、回忆过去的作用，同时也见证了教育史。

在周口市档案馆就保存了一批民国时期的同学录，有《国立河南大学同学录》《武汉大学豫籍同学录》《国立徐州师范学校纪念录》《旅汴中学自治同学录》《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同学录》《河南私立抗建中学校教职员同学同学录》《河南省立淮阳师范学校同学录》《西华县立师范学校同学录》《鹿邑县立初级中学和乡村师范学校同学录》等，时间跨度从1913年到1949年，办学形式分公办、私立两种，周口辖区学校居多。这些同学录不但详细记录同学的姓名、别号、性别、年龄、通讯处等内容，还有序言、领导题词、校歌、校史、本校沿革、大事记、教职员名单、毕业同学、在校肄业同学、编后等内容，这些都是周口市档案馆的馆藏珍品。

同学录不仅记录了同学的详细情况，而且完整地反映了一个学校的历史

变迁、教学背景、师资力量、学生的学习情况，其中的序言更是记载了当时的教学理念、学士印迹及壮志豪情，记载了一个民族不屈的奋斗史和面对山河沦陷誓死捍卫国家的坚强决心。

《鹿邑县立初级中学和乡村师范学校同学录》序记载：夫教育为立国之本亦即建国事业之先驱，国家强弱社会隆替莫不取决于教育。

《西华县立三年制师范学校通讯录》记载：乡村教育，为救治乡村社会态而诞生，亦即因中国现教育病态而滋长，经各方之研究与推行，或可于不久的将来，从一片茫茫荒野里，贡献出光华灿烂琳琅珍玮的花果来……全体同学！本校师生的责任：是应在三年之内震聋启聩，把我县文盲除净！各应下教育决心，效墨翟摩顶放踵，以改造乡村社会自矢，莫避艰苦困窘。

《西华县立简易师范附小同学录》序言记载：师范班及附小班本届毕业的同学们，在国势阽危、强敌践境的当儿，完成了诸位业的学业，这实在是一件可庆幸的事情……但是在敌人相距咫尺的情况之下，不但不能逐步实现我们的计划，并且处处有失去我们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欲在这非常时期求生存，不得不认清以下诸点：第一、我们要认识我们在国家的地位与责任；第二、要认识我们师范生应尽的使命；第三、要认识目前中国的现状及我们自身迫切的工

作。以上诸点谨陈于本届毕业同学们之前，望共勉之。

《河南省立淮阳师范学校同学录》记载：溯自本校创设于无奈，曾经八历搬迁。全体师生，亦随校迄今，已三十八载。历经惨淡经营始臻境。不幸“七七”变起，敌人炮火遍及全国。铁骑所至，卢舍为虚。本校被迫流离，艰苦备尝；然均能本艰苦奋斗之精神，固守岗位，克服困艰，痛定思痛，感慨良多。

同学录也见证了一些名人志士的求学印迹。“豫东三杰”之一的张又铭，原名子新、张沐，字又铭，河南省郸城县虎岗乡张庄人。出生于教育世家，1923年毕业于省立淮阳师范，1927年在淮师附小任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豫东教育战线上一位博学多才、德高望重的教师，执教五十余载，桃李满天下。他为教育事业在豫东大地上默默耕耘，奉献了一生，在豫东享有很高的威望，有豫东“小圣人”“活辞典”之称。1981年1月与世长辞。1986年12月郸城县人民政府为纪念他为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特建立张又铭纪念碑和尊师亭。

传道授业，传道先于授业。学校，不仅仅只着眼于实用性，只是一个职业培训的场所，学校教育的本质，在于塑造灵魂，以“唤醒”学生在未来道路中做出自己有意义的选择，而非传授知识和技能。